資治通鑑/卷071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七十 ◄

資治通鑑
卷七十一 魏紀三

► 卷七十二

起著雍涒灘，盡上章閹茂，凡三年。

魏紀三

起著雍涒灘，盡上章閹茂，凡三年。

烈祖明皇帝上之下

太和二年（戊申，西元二二八年）

1　春，正月，司馬懿攻新城，旬有六日，拔之，斬孟達。申儀久在魏興，擅承製刻印，多所假授；懿召而執之，歸于洛陽。

2　初，征西將軍夏侯淵〔族〕(之)子楙尚太祖女清河公主[1]，文帝少與之親善，及即位，以為安西將軍，都督關中，鎮長安，使承淵處。

諸葛亮將入寇，與群下謀之，丞相司馬魏延曰：「聞夏侯楙，主婿也，怯而無謀。今假延精兵五千，負糧五千，直從褒中出，循秦嶺而東，當子午而北，不過十日，可到長安。楙聞延奄至，必棄城逃走。長安中惟御史、京兆太守耳。橫門邸閣與散民之穀，足周食也。比東方相合聚，尚二十許日，而公從斜谷來，亦足以達。如此，則一舉而咸陽以西

可定矣。」亮以為此危計，不如安從坦道，可以平取隴右，十全必克而無虞，故不用延計。

亮揚聲由斜谷道取郿。使鎮東將軍趙雲，揚武將軍鄧芝為疑軍，據箕谷。帝遣曹真都督關右諸軍亮身率大軍攻祁山，戎陳整齊，號令明肅。始，魏以漢昭烈既死，數歲寂然無聞，是以略無備豫；而卒聞亮出，朝野恐懼。於是天水、南安、安定皆叛應亮，關中響震，朝臣未知計所出。帝曰：「亮阻山為固，今者自來，正合兵書致人之術，破亮必也。」乃勒兵馬步騎五萬，遣右將軍張郃督之，西拒亮。丁未，帝行如長安。

初，越巂太守馬謖才器過人，好論軍計，諸葛亮深加器異。漢昭烈臨終謂亮曰：「馬謖言過其實，不可大用，君其察之！」亮猶謂不然，以謖為參軍，每引見談論，自晝達夜。及出軍祁山，亮不用舊將魏延、吳懿等為先鋒，而以謖督諸軍在前，與張郃戰于街亭。

謖違亮節度，舉措煩擾，捨水上山，不下據城。張郃絕其汲道，擊，大破之，士卒離散。亮進無所據，乃拔西縣千餘家還漢中。收謖下獄，殺之。亮自臨祭，為之流涕，撫其遺孤，恩若平生。蔣琬謂亮曰：「昔楚殺得臣，文公喜可知也。天下未定而戮智計之士，豈不惜乎！」亮流涕曰：「孫武所以能制勝於天下者，用法明也；是以揚干亂法，魏絳戮其僕。四海分裂，兵交方始，若復廢法，何用討賊邪！」

謖之未敗也，裨將軍巴西王平連規諫謖，謖不能用；及敗，眾盡星散，惟平所領千人鳴鼓自守，張郃疑其有伏兵，不往逼也，於是平徐徐收合諸營遺迸，率將士而還。亮既誅馬謖及將軍李盛，奪將軍黃襲等兵，平特見崇顯，加拜參軍，統五部兼當營事，進位討寇將軍，封亭侯。亮上疏請自貶三等，漢主以亮為右將軍，行丞相事。

是時趙雲、鄧芝兵亦敗於箕谷，雲斂眾固守，故不大傷，雲亦坐貶為鎮軍將軍。亮問鄧芝曰：「街亭軍退，兵將不復相錄，箕谷軍退，兵將初不相失，何故？」芝曰：「趙雲身自斷後，軍資什物，略無所棄，兵將無緣相失。」雲有軍資餘絹，亮使分賜將士，雲曰：「軍事無利，何為有賜！其物請悉入赤岸庫，須十月為冬賜。」亮大善之。

或勸亮更發兵者，亮曰：「大軍在祁山、箕谷，皆多於賊，而不破賊，乃為賊所破，此病不在兵少也，在一人耳。今欲減兵省將，明罰思過，校變通之道於將來；若不能然者，雖兵多何益！自今已後，諸有忠慮於國，但勤攻吾之闕，則事可定，賊可死，功可蹻足而待矣。」於是考微勞，甄壯烈，引咎責躬，布所失於境內，厲兵講武，以為後圖，戎

士簡練，民忘其敗矣。

亮之出祁山也，天水參軍姜維詣亮降。亮美維膽智，闕為倉曹掾，使典軍事。

曹真討安定等三郡，皆平。真以諸葛亮懲於祁山，後必出從陳倉，乃使將軍郝昭等守陳倉，治其城。

3　夏，四月，丁酉，帝還洛陽。

4　帝以燕國徐邈為涼州刺史。邈務農積穀，立學明訓，進善黜惡，與羌、胡從事，不問小過；若犯大罪，先告〔部〕(都)帥[2]，使知應死者，乃斬以徇。由是服其威信，州界肅清。

5　五月，大旱。

6　吳王使鄱陽太守周魴密求山中舊族名帥為北方所聞知者，令譎挑揚州牧曹休。魴曰：「民帥小丑，不足杖任，事或漏洩，不能致休。乞遣親人繼箋以誘休，言被譴懼誅，欲以郡降北，求兵應接。」吳王許之。時頻有郎官詣魴詰問諸事，魴因詣郡門下，下發謝。休聞之，率步騎十萬向皖以應魴；帝又使司馬懿向江陵，賈逵向東關，三道俱進。

秋，八月，吳王至皖，以陸遜為大都督，假黃鉞，親執鞭以見之；以朱桓、全琮為左右督，各督三萬人以擊休。休知見欺，而恃其眾，欲遂與吳戰。朱桓言於吳王曰：「休本以親戚見任，非智勇名將也。今戰必敗，敗必走，走當由夾石、掛車。此兩道皆險厄，若以萬兵柴路，則彼眾可盡，休可生虜。臣請將所部以斷之，若蒙天威，得以休自效，便可乘勝長驅，進取壽春，割有淮南，以規許、洛，此萬世一時，不可失時！」權以問陸遜，遜以為不可，乃止。

尚書蔣濟上疏曰：「休深入虜地，與權精兵對，而朱然等在上流，乘休後，臣未見其利也。」前將軍滿寵上疏曰：「曹休雖明果而希用兵，今所從道，背湖旁江，易進難退，此兵之絓地也。若入無強口，寵深為之備！」寵表未報，休與陸遜戰於石亭。遜自為中部，令朱桓、全琮為左右翼，三道俱進，衝休伏兵，因驅走之，追亡逐北，逕至夾石，斬獲萬餘，牛馬騾驢車乘萬兩，軍資器械略盡。

初，休表求深入以應周魴，帝命賈逵引兵東與休合。逵曰：「賊無東關之備，必並軍於皖，休深入與賊戰，必敗。」乃部署諸將，水陸並進，行二百里，獲吳人，言休戰敗，吳遺兵斷夾石。諸將不知所出，或欲待後軍，逵曰：「休兵敗於外，路絕於內，進不能戰，退不得還，安危之機，不及終日。賊以軍無後繼，故至此，今疾進，出其不意，此所謂先人以奪其心也，賊見吾兵必走。若待後軍，賊已斷險，兵雖多何益！」乃兼道進軍，多設旗鼓為疑兵。吳人望見逵軍，驚走，休乃得還。逵據夾石，以兵糧給休，休軍乃振。初，逵與休不善，及休敗，賴逵以免。

7　九月，乙酉，立皇子穆為繁陽王。

8　長平壯侯曹休上書謝罪，帝以宗室不問。休慚憤，疽發於背，庚子，卒。帝以滿寵都督揚州以代之。

9　護烏桓校尉田豫擊鮮卑郁築鞬，郁築鞬妻父軻比能救之，以三萬騎圍豫於馬城。上谷太守閻志，柔之弟也，素為鮮卑所信，往解諭之，乃解圍去。

10　冬，十一月，蘭陵成侯王朗卒。

11　漢諸葛亮聞曹休敗，魏兵東下，關中虛弱，欲出兵擊魏，群臣多以為疑。亮上言於漢主曰：「先帝深慮以漢、賊不兩立，王業不偏安，故託臣以討賊。以先帝之明，量臣之才，固當知臣伐賊，才弱敵強；然不伐賊，王業亦亡，惟坐而待亡，孰與伐之！是故託臣而弗疑也。臣受命之日，寢不安席，食不甘味，思惟北征，宜先入南，故五月渡瀘，深入不毛。臣非不自惜也，顧王業不可偏全於蜀都，故冒危難以奉先帝之遺意也，而議者以為非計。今賊適疲於西，又務於東，兵法乘勞，此進趨之時也。謹陳其事如左：高帝明並日月，謀臣淵深，然涉險被創，危然後安。今陛下未及高帝，謀臣不如良、平，而欲以長計取勝，坐定天下，此臣之未解一也。劉繇、王朗各據州郡，論安言計，動引聖人，群疑滿腹，眾難塞胸，今歲不戰，明年不征，使孫策坐大，遂並江東，此臣之未解二也。曹操智計殊絕於人，其用兵也，彷彿孫、吳，然困於南陽，險於烏巢，危於祁連，逼於黎陽，幾敗伯山，殆死潼關，然後偽定一時耳；況臣才弱，而欲以不危而定之，此臣之未解三也。曹操五攻昌霸不下，四越巢湖不成，任用李服而李服圖之，委夏侯而夏侯敗亡；先帝每稱操為能，猶有此失，況臣駑馭，何能必勝！此臣之未解四也。自臣到漢中，中間期年耳，然喪趙雲、陽群、馬玉、閻芝、丁立、白壽、劉郃、鄧銅等及曲長、屯將七十餘人，突將、無前、賨叟、青羌、散騎、武騎一千餘人，皆數十年之內，

糾合四方之精銳，非一州之所有；若複數年，則損三分之二，當何以圖敵！此臣之未解五也。今民窮兵疲，而事不可息，事不可息，則住與行，勞費正等，而不及虛圖之，欲以一州之地與賊支久，此臣之未解六也。夫難平者事也，昔先帝敗軍於楚，當此時，曹操拊手，謂天下已定。然後先帝東連吳、越，西取巴、蜀，舉兵北征，夏侯授首，此操之失計而漢事將成也。然後吳更違盟，關羽毀敗，秭歸蹉跌，曹丕稱帝。凡事如是，難可逆見。臣鞠躬盡力，死而後已，至於成敗利鈍，非臣之明所能逆睹也。」

十二月，亮引兵出散關，圍陳倉，陳倉已有備，亮不能克。亮使郝昭鄉人靳詳於城外遙說昭，昭於樓上應之曰：「魏家科法，卿所練也；我之為人，卿所知也。我受國恩多而門戶重，卿無可言者，但有必死耳。卿還謝諸葛，便可攻也。」詳以昭語告亮，亮又使詳重說昭，言「人兵不敵，〔無為〕空自破滅[3]。」昭謂詳曰：「前言已定矣，我識卿耳，箭不識也。」詳乃去。亮自以有眾數萬，而昭兵才千餘人，又度東救未能便到，乃進兵攻昭，起雲梯衝車以臨城。昭於是以火箭逆射其梯，梯燃，梯上人皆燒死；昭又以繩連石磨壓其衝車，衝車折。亮乃更為井闌百尺以射城中，以土丸填塹，欲直攀城，昭又於內築重牆。亮又為地突，欲踴出於城裡，昭又於城內穿地橫截之。晝夜相攻拒二十餘日。

曹真遣將軍費耀等救之。帝召張郃于方城，使擊亮。帝自幸河南城，置酒送郃，問郃曰：「遲將軍到，亮得無已得陳倉乎？」郃知亮深入無谷，屈指計曰：「比臣到，亮已走矣。」郃晨夜進道，未至，亮糧盡，引去。將軍王雙追之，亮擊斬雙。詔賜郝昭爵關內侯。

12　初，公孫康卒，子晃、淵等皆幼，官屬立其弟恭。恭劣弱，不能治國，淵既長，脅奪恭位，上書言狀。侍中劉曄曰：「公孫氏漢時所用，遂世官相承，水則由海，陸則阻山，外連胡夷，絕遠難制。而世權日久，今若不誅，後必生患。若懷貳阻兵，然後致誅，於事為難。不如因其新立，有黨有仇，先其不意，以兵臨之，開設賞募，可不勞師而定也。」帝不從，拜淵揚烈將軍、遼東太守。

13　吳王以揚州牧呂範為大司馬，印綬未下而卒。初，孫策使範典財計，時吳王年少，私從有求，範必關白，不敢專許，當時以此見望。吳王守陽羨長，有所私用，策或料覆，功曹周谷輒為傅著簿書，使無譴問，王臨時悅之。及後統事，以範忠誠，厚見信任，以谷能欺更簿書，不用也。

太和三年（己酉，西元二二九年）

1　春，漢諸葛亮遣其將陳〔式〕(戒)攻武都、陰平二郡[4]，雍州刺史郭淮引兵救之。亮自出建威，淮退，亮遂拔二郡以歸；漢主復策拜亮為丞相。

2　夏，四月，丙申，吳王即皇帝位，大赦，改元黃龍。百官畢會，吳主歸功周瑜。綏遠將軍張昭舉笏欲褒贊功德，未及言，吳主曰：「如張公之計，今已乞食矣。」昭大慚，伏地流汗。吳主追尊父堅為武烈皇帝，〔廟號始祖〕[5]；兄策為長沙桓王，立子登為皇太子，封長沙桓王子紹為吳侯。以諸葛恪為太子左輔，張休為右弼，顧譚為輔正、陳表為翼正都尉，而謝景、范慎、羊衜等皆為賓客，於是東宮號為多士。太子使侍中胡綜作《賓友目》曰：「英才卓越，超逾倫匹，則諸葛恪；精識時機，達幽究微，則顧譚；凝辯宏達，言能釋結，則謝景；究學甄微，游夏同科，則范慎。」羊衜私駁綜曰：「元遜才而疏，子嘿精而很，叔發辯而浮，孝敬深而狹。」衜卒以此言為恪等所惡，其後四人皆敗，如衜所言。

吳主使以並尊二帝之議往告于漢。漢人以為交之無益而名體弗順，宜顯明正義，絕其盟好。丞相亮曰：「權有僭逆之心久矣，國家所以略其釁情者，求掎角之援也。今若加顯絕，仇我必深，更當移兵東戍，與之角力，須併其土，乃議中原。彼賢才尚多，將相輯穆，未可一朝定也。頓兵相守，坐而須老，使北賊得計，非算之上者。昔孝文卑辭匈奴，先帝伏與吳盟，皆應權通變，深思遠益，非若匹夫之忿者也。今議者咸以權利在鼎足，不能並力，且志望已滿，無上岸之情，推此，皆似是而非也。何者？其智力不侔，故限江自保。權之不能越江，猶魏賊之不能渡漢，非力有餘，而利不取也。若大軍致討，彼高當分裂其地以為後規，下當略民廣境，示武於內，非端坐者也。若就其不動而睦於我，我之北伐，無東顧憂，河南之眾不得盡西，此之為利，亦已深矣。權僭逆之罪，未宜明也。」乃遣衛尉陳震使於吳，賀稱尊號。吳主與漢人盟，約中分天下，以豫、青、徐、幽屬吳，兗、冀、并、涼屬漢，其司州之土，以函谷關為界。

張昭以老病上還官位及所統領，更拜輔吳將軍，班亞三司，改封婁侯，食邑萬戶。昭每朝見，辭氣壯厲，義形於色，曾以直言逆旨，中不進見。後漢使來，稱漢德美，而群臣莫能屈，吳主嘆曰：「使張公在坐，彼不折則廢，安復自誇乎！」明日，遣中使勞問，因請見昭，昭避席謝，吳主跪止之。昭坐定，仰曰：「昔太后、桓王不以老臣屬陛下，而以陛下屬老臣，是以思盡臣節以報厚恩，而意慮淺短，違逆盛旨。然臣愚心所以事國，志在忠益畢命而已；若乃變心易慮以偷榮取容，此臣所不能也！」吳主辭謝焉。

3　元城哀王禮卒。

4　六月，癸卯，繁陽王穆卒。

5　戊申，追尊高祖大長秋曰高皇帝，夫人吳氏曰高皇后。

6　秋，七月，詔曰：「禮，王后無嗣，擇建支子以繼大宗，則當纂正統而奉公義，何得復顧私親哉！漢宣繼昭帝後，加悼考以皇號；哀帝以外藩援立，而董宏等稱引亡秦，惑誤時期，既尊恭皇，立廟京都，又宏藩妾，使比長信，敘昭穆於前殿，並四位於東宮，僭差無度，人神弗祐，而非罪師丹忠正之諫，用致丁、傅焚如之禍。自是之後，相踵行之。昔魯文逆祀，罪由夏父；宋國非度，譏在華元。其令公卿有司，深以前世行事為戒，後嗣萬一有由諸侯入奉大統，則當明為人後之義；敢為佞邪導諛時君，妄建非正之號以干正統，謂考為皇，稱妣為後，則股肱大臣誅之無赦。其書之金策，藏之宗廟，著于令典！」

7　九月，吳主遷都建業，皆因故府，不復增改，留太子登及尚書九官於武昌，使上大將軍陸遜輔太子，並掌荊州及豫章二郡事，董督軍國。

南陽劉廙嘗著《先刑後禮論》，同郡謝景稱之於遜，遜呵景曰：「禮之長於刑久矣；廙以細辯而詭先聖之教，君今侍東宮，宜遵仁義以彰德音，若彼之談，不須講也！」

太子與西陵都督步騭書，求見啟誨，騭於是條於時事業在荊州界者及諸僚吏行能以報之，因上疏獎勸曰：「臣聞人君不親小事，使百官有司各任其職，故舜命九賢，則無所用心，不下廟堂而天下治也。故賢人所在，折衝萬里，信國家之利器，崇替之所由也。願明太子重以經意，則天下幸甚！」

張紘還吳迎家，道病卒。臨困，授子〔靖〕留箋曰[6]：「自古有國有家者，咸欲修德政以比隆盛世，至於其治，多不馨香，非無忠臣賢佐也，由主不勝其情，弗能用耳。夫人情憚難而趨易，好同而惡異，與治道相反。《傳》曰『從善如登，從惡如崩』，言善之難也。人君承奕世之基，據自然之勢，操八柄之威，甘易同之歡，無假敢於人，而忠臣挾難進之術，吐逆耳之言，其不合也，不亦宜乎！離則有釁，巧辯緣間，眩於小忠，戀於恩愛，賢愚雜錯，黜陟失敘，其所由來，情亂之也。故明君寤之，求賢如飢渴，受諫而不厭，抑情損欲，以義割恩，則上無偏謬之授，下無希冀之望矣！」吳主省書，為之

流涕。

8　冬，十月，改平望觀曰聽充觀。帝常言：「獄者，天下之性命也。」每斷大獄，常詣觀臨聽之。初，魏文侯師李悝著《法經》六篇，商君受之以相秦。蕭何定《漢律》，益為九篇，後稍增至六十篇。又有《令》三百餘篇、《決事比》九百六卷，世有增損，錯糅無常，後人各為章句，馬、鄭諸儒十有餘家，以至於魏。所當用者合二萬六千二百七十二條，七百七十三萬餘言，覽者益難。帝乃詔但用鄭氏章句。尚書衛覬奏曰：「刑法者，國家之所貴重而私議之所輕賤；獄吏者，百姓之所縣命而選用者之所卑下。王政之敝，未必不由此也。請置律博士。」帝從之。又詔司空陳群、散騎常侍劉邵等刪約漢法，制《新律》十八篇，《州郡令》四十五篇，《尚書官令》、《軍中令》合百八十餘篇，於《正律》九篇為增，於旁章科令為省矣。

9　十一月，洛陽廟成，迎高、太、武、文四神主於鄴。

10　十二月，雍丘王植徙封東河。

11　漢丞相亮徙府營於南山下原上，築漢城於沔陽，築樂城於成固。

太和四年（庚戌，西元二三零年）

1　春，〔正月〕[7]，吳主使將軍衛溫、諸葛直將甲士萬人，浮海求夷洲、但洲，欲俘其民以益眾。陸遜、全琮皆諫，以為：「桓王創基，兵不一旅。今江東見眾，自足圖事，不當遠涉不毛，萬里襲人，風波難測。又民易水土，必致疾疫，欲益更損，欲利反害。且其民猶禽獸，得之不足濟事，無之不足虧眾。」吳主不聽。

2　尚書琅邪諸葛誕、中書郎南陽鄧颺等相與結為黨友，更相題表，以散騎常侍夏侯玄等四人為四聰，誕輩八人為八達。玄，尚之子也。中書監劉放子熙，中書令孫資子密，吏部尚書衛臻子烈，三人咸不及比，以其父居勢位，容之為三豫。

行司徒事董昭上疏曰：「凡有天下者，莫不貴尚敦樸忠信之士，深疾虛偽不真之人者，以其毀教亂治，敗俗傷化也。近魏諷伏誅建安之末，曹偉斬戮黃初之始。伏惟前後聖詔，深疾浮偽，欲以破散邪黨，常用切齒；而執法之吏，皆畏其權勢，莫能糾擿，毀壞風俗，侵欲滋甚。竊見當今年少不復以學問為本，專更以交遊為業；國士不以孝悌清修為首，

乃以趨勢游利為先。合黨連群，互相褒歎，以毀訾為罰戮，用黨譽為爵賞，附己者則歎之盈言，不附者則為作瑕釁。至乃相謂：『今世何憂不度邪，但求人道不勤，羅之下博耳；人何患其不知己，但當吞之以藥而柔調耳。』又聞或有使奴客名作在職家人，冒之出入，往來禁奧，交通書疏，有所探問。凡此諸事，皆法之所不取，刑之所不赦，雖諷、偉之罪，無以加也！」帝善其言。二月，壬年，詔曰：』世之質文，隨教而變。兵亂以來，經學廢絕，後生講趣，不由典謨。豈訓導未洽，將進用者不以德顯乎！其郎吏學通一經，才任牧民，博士課試，擢其高第者，亟用；其浮華不務道本者，罷退之！」於是免誕、颺等官。

3　夏，四月，定陵成侯鍾繇卒。

4　六月，戊子，太皇太后卞氏殂。秋，七月，葬武宣皇后。

5　大司馬曹真以「〔蜀〕(漢)人數入寇[8]，請由斜谷伐之。諸將數道並進，可以大克。」帝從之，詔大將軍司馬懿溯漢水由西城入，與真會漢中，諸將或由子午谷、或由〔建〕(武)威入[9]。司空陳群諫曰：「太祖昔到陽平攻張魯，多收豆麥以益軍糧，魯未下而食猶乏。今既無所因，且斜谷阻險，難以進退，轉運必見鈔截，多留兵守要，則損戰士，不可不熟慮也。」帝從群議。真復表從子午道；群又陳其不便，並言軍事用度之計。詔以群議下真，真據之遂行。

6　八月，辛已，帝行東巡；乙未，如許昌。

7　漢丞相亮聞魏兵至，次於成固赤板以待之。召李嚴使將二萬人赴漢中，表嚴子豐為江州都督，督軍典嚴後事。

會天大雨三十餘日，棧道斷絕，太尉華歆上疏曰：「陛下以聖德當成、康之隆，願先留心於治道，以征伐為後事。為國者以民為基，民以衣食為本。使中國無饑寒之患，百姓無離上之心，則二賊之釁可坐而待也！」帝報曰：「賊憑恃山川，二祖勞於前世，猶不克平，朕豈敢自多，謂必滅之哉！諸將以為不一探取，無由自敝，是以觀兵以窺其釁。若天時未至，周武還師，乃前事之鑒，朕敬不忘所戒。」

少府楊阜上疏曰：「昔武王白魚入舟，君臣變色，動得吉瑞，猶尚憂懼，況有災異而不戰竦者哉！今吳、蜀未平，而天屢降變，諸軍始進，便有天雨之患，稽閡山險，已積日

矣。轉運之勞，擔負之苦，所費已多，若有不斷，必違本圖。《傳》曰：『見可而進，知難而退，軍之善政也。』徒使六軍困於山谷之間，進無所略，退又不得，非王兵之道也。」

散騎常侍王肅王上疏曰：「前志有之：『千里饋糧，士有饑色，樵蘇後爨，師不宿飽，』此謂平塗之行軍者也；又況於深入阻險，鑿路而前，則其為勞必相百也。今又加之以霖雨，山板峻滑，眾迫而不展，糧遠而難繼，實行軍者之大忌也。聞曹真發已逾月而行裁半谷，治道功夫，戰士悉作。是賊偏得以逸待勞，乃兵家之所憚也。言之前代，則武王伐紂，出關而復還；論之近事，則武、文征權，臨江而不濟。豈非所謂順天知時，通於權變者哉！兆民知上聖以水雨艱劇之故，休而息之，後日有釁，乘而用之，則所謂悅以犯難，民忘其死者矣。」肅，朗之子也。

九月，詔曹真等班師。

8　冬，十月，乙卯，帝還洛陽。時左僕射徐宣總統留事，帝還，主者奏呈文書。帝曰：「吾省與僕射省何異！」竟不視。

9　十二月，〔辛未〕[10]，改葬文昭皇后于朝陽陵。

10　吳主揚聲欲至合肥，征東將軍滿寵表召兗、豫諸軍皆集，吳尋退還，詔罷其兵。寵以為：「今賊大舉而還，非本意也，此必欲偽退以罷吾兵，而倒還乘虛，掩不備也。」表不罷兵，後十餘日，吳果更來。到合肥城，不克而還。

11　漢丞相亮以蔣琬為長史。亮數外出，琬常足食兵，以相供給。亮每言：「公琰託志忠雅，當與吾共贊王業者也。」

12　青州人隱蕃逃奔入吳，上書於吳主曰：「臣聞紂為無道，微子先出；高祖寬明，陳平先入。臣年二十二，委棄封域，歸命有道，賴蒙天靈，得自全致。臣至止有日，而主者同之降人，未見精別，使臣微言妙旨不得上達，於邑三歎，曷惟其已！謹詣闕拜章，乞蒙引見。」吳主即召入，蕃進謝，答問及陳時務，甚有辭觀。侍中右領軍胡綜侍坐，吳主問：「何如？」綜對曰：「蕃上書大語有似東方朔，巧捷詭辯有似禰衡，而才皆不及。」吳主又問：「可堪何官？」綜對曰：「未可以治民，且試都輦小職。」吳主以蕃盛語刑獄，用為廷尉監。左將軍朱據、廷尉郝普數稱蕃有王佐之才，普尤與之親善，常

怨嘆其屈。於是蕃門車馬雲集，賓客盈堂，自衛將軍全琮等皆傾心接待；惟羊衜及宣詔郎豫章楊迪拒絕不與通。潘濬子翥，亦與蕃周旋，饋餉之。濬聞，大怒，疏責翥曰：「吾受國厚恩，志報以命，爾輩在都，當念恭順，親賢慕善。何故與降虜交，以糧餉之！在遠聞此，心震面熱，惆悵累旬。疏到，急就往使受杖一百，促責所餉！」當時人咸怪之。頃之，蕃謀作亂於吳，事覺，亡走，捕得，伏誅。吳主切責郝普，普惶懼，自殺。朱據禁止，歷時乃解。

13　武陵五溪蠻夷叛吳，吳主以南土清定，召交州刺史呂岱還屯長沙漚口。

校刊記

↑ 征西將軍夏侯淵〔族〕(之)子楙尚太祖女清河公主　按據《魏志．諸夏侯曹傳》，夏侯楙為夏侯惇之子，即夏侯淵族子，此處「之」字改為「族」。

↑ 先告〔部〕(都)帥　據章校及《魏志．徐邈傳》改。

↑ 〔無為〕空自破滅　據章校及《魏志．明帝紀》注引《魏略》補。

↑ 漢諸葛亮遣其將陳〔式〕(戒)攻武都陰平二郡　據《蜀志．後主傳》改。

↑ 〔廟號始祖〕　據《吳志．孫堅傳》注引《吳錄》補。

↑ 授子〔靖〕留箋曰　據章注及《吳志．張紘傳》補。

↑ 〔正月〕　據《吳志．孫權傳》補。

↑ 〔蜀〕(漢)人數入寇　據《魏志．曹真傳》改。

↑ 或由〔建〕(武)威入　據胡注改。

↑ 〔辛未〕　據章注及《魏志．明帝紀》補。

此北宋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

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